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七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北大图书 21101003101105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7輯/張伯偉編. - 北京:中華書局, 2011. 11

ISBN 978-7-101-08085-8

I. 域… II. 張… III. 漢學-研究-外國-叢刊
IV. 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31143 號

-
- | | |
|------|--|
| 書名 |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七輯 |
| 編者 | 張伯偉 |
| 責任編輯 | 張玉亮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
| 版次 |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2¼ 插頁 2 字數 520 千字 |
| 印數 | 1-15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978-7-101-08085-8 |
| 定價 | 88.00 元 |
-

目 次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 朝鮮經筵對話中的《論語》：論述脈絡與政治作用(14—19世紀)
..... 黃俊傑(3)
- 朝鮮使臣對“不辱君命”的解釋與應對..... 張崑將(15)
- 關於“燕行錄”整理與研究諸問題之我見..... 漆永祥(37)
- 朝鮮士人的對清認識
——以送別燕行使臣詩文為中心的考察..... 左 江(67)

日本漢籍研究

- 八世紀日本的漢詩..... 興膳宏(91)
- 日藏舊抄本《長恨歌序》真偽考
——兼論《長恨歌》主題及其文本傳變..... 陳 翀(103)
- 《本朝神仙傳》釋文簡注..... 王曉平(127)
- 萬里集九《帳中香》引書之文獻價值..... 張 洵(147)

歐洲漢籍研究

- 中西合璧的小說新體
——清初耶穌會士馬若瑟著《夢美土記》初探..... 李爽學(169)
- 葡據澳門時代中國茶文化傳播述論
——以澳門所藏十一種歐、日編撰漢語學習讀物為例
..... 趙 婷(201)

漢籍交流研究

- 關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余嘉錫校《弘決外典鈔》……河野貴美子(233)
-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日本所刊中國典籍三十種叙錄……沈 津(253)
- 唐末五代刻書規模及東漸再考
- 也論《經史歷》中“書史卷數”之書目性質……吳 瓊(299)
- 《冷齋夜話》日本刊本考論……卞東波 查雪巾(323)
- 南宋選學書《選詩演義》考……芳村弘道撰 金程宇譯(347)
- 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在東亞社會的流傳與影響……卞東波(365)
- 權氏撰寫的《詩人要考集》在日本傳播與刊行的意義……具智賢(417)
- 若爲大水所漂：漂海書寫的類型與精神系譜探析……廖肇亨(435)
- 劉鴻訓《辛酉皇華集》研究……姜維東(457)
- “漢委奴國王”、“親魏倭王”古印兩種甄微
- 印綬制度中所見漢魏時代之東亞關係……童 嶺(473)

書評

- “他山之石”的困惑與“異域之眼”的迷失
- 評彭林著《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鄭 偉(493)
- 左江《李植杜詩批解研究》書後……單重陽(503)

稿約 (511)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關於“燕行錄”整理與研究諸問題之我見

漆永祥

《燕行錄》是朝鮮高麗(918—1392)與李氏王朝時期(1392—1910),當朝國王派往中國的使臣所撰寫的使行錄。自2001年韓國東國大學林基中教授主編的《燕行錄全集》100卷出版後,《燕行錄》研究漸趨熱門,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對《燕行錄》的研究也日漸增多,並且逐漸形成了一些熱點議題。筆者在客韓期間,曾就“燕行錄”概念之界定、《燕行錄全集》收錄標準與原則、存世“燕行錄”的種類與數量、“燕行錄”整理中的諸問題以及《全集》的糾謬與補遺等,陸續發表過一些文章,並兩度訪謁林基中教授,與他交換意見。現將筆者的一己之見綜論如下,希望對目前“燕行錄”的整理與研究能有所裨益。

一 關於“燕行錄”概念之界定

筆者曾在《〈燕行錄全集〉考誤》一文中,就“燕行錄”之概念有過論述:

《燕行錄》,竊以為就廣義而言,凡履迹及中國之朝鮮人所著書,皆可謂之“燕行錄”;若就狹義言之,則專以朝鮮國王遣往中國之使臣或隨從所著之書,方可謂之“燕行錄”。筆者以為,《燕行錄全集》所收,當以狹義之“燕行錄”為收錄原則,即凡非燕行使團中諸人所作者,皆不可謂之“燕行錄”。否則,若崔致遠《桂苑筆耕集》等書中,凡涉中國之詩文,皆謂之

“燕行錄”，則泛濫而無涯涘矣。^①

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對“燕行錄”三字的解釋，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燕行錄”如果直譯成現代漢語，只能是“行往燕京的紀錄”，或者“往來北京的紀錄”；如果寬泛的話，就是“往來中國的紀錄”。但這兩種翻譯或理解，實際都是不準確的，都是為“燕行錄”三個漢字的字面義所蒙蔽。

“燕行錄”三字，有其特殊的含義：“燕行錄”既是一名作者一本書的稱名，又是朝鮮使臣多人多種書的通稱。也就是說，“燕行錄”既是專名，又是通名。此書名從感情色彩上來講，無褒無貶，客觀而中性，也最為常見，為朝鮮後期與近現代乃至當代人所接受，所以才把使臣此類書籍統稱為“燕行錄”。把握住了這一特點，對“燕行錄”的理解就不會僅僅停留在字面上。

就“燕行錄”與中國差往朝鮮的使臣所撰寫的紀行錄比較而言，如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明倪謙《奉使朝鮮倡和集》、張寧《奉使錄》、龔用卿《使朝鮮錄》、朱之藩《奉使朝鮮稿》、清柏蔭《奉使朝鮮驛程日記》、崇禮《奉使朝鮮日記》等，如果也將這些書用一個書名來概括，那麼可以用《奉使錄》或《使朝鮮錄》來代稱。而朝鮮使臣所撰《燕行錄》，與中國使臣一來一往，書名從性質上講其含義並無不同，由此也可以比照推斷，“燕行錄”之“行”，與“奉使錄”之“使”，字異而義同，皆為“使行”、“出使”之義，非一般意義上的“出行”、“旅行”之義。所以“燕行錄”實際即“奉使錄”、“使行錄”或“使燕錄”，而不是泛指“往來北京的紀錄”。在朝鮮末期所編《同文彙考補編》中，所收歷年出使清朝的使行官員名單，就稱之為“使行錄”^②。

再就朝鮮使臣所撰各種“燕行錄”而言，如前所述既是某一部書的專名，也是朝鮮使臣著述的通稱。無論是稱“朝天錄”、“燕行錄”還是其他稱謂^③，如《西征日錄》、《銀槎錄》、《燕槎紀行》、《飲冰錄》、《含忍錄》、《搗椒錄》、《看羊錄》、《黃梁吟》等，無一例外都應當是使行錄，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遊歷中國

① 參漆永祥《〈燕行錄全集〉考誤》，首爾：韓國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編《中國學論叢》第24輯，韓國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2008年，頁234—235。

② 《同文彙考補編》卷七，《同文彙考》第2冊，頁1700；又見《燕行錄全集》第27冊。

③ 在《燕行錄全集》中，有不少書籍原無書名，或者輯自諸家燕行使的《文集》中，所以部分“朝天錄”、“燕行錄”的書名，乃為編輯者所加，因此這一統計並不能絕對反映當時使臣的意願。

的紀錄”。

因此，筆者認為“燕行錄”概念的界定，就是“出使中國的紀行錄”，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往來中國的紀行錄”。一部書是否算是“燕行錄”，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作者必須是由國王派遣的正式使臣，或是使團中的某個成員，或者是負有某種特殊使命的官員；二是作者必須到過中國（或者到過兩國邊境的中國境內）。反過來說，不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只具備其中的某一個，都不能算做是“燕行錄”。

二 什麼是“燕行錄”？什麼不是“燕行錄”？

明確界定了“燕行錄”概念之後，對於哪類著述是“燕行錄”，哪類不是“燕行錄”，什麼書可以收錄，什麼書不可以收錄，就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收錄原則與標準了。筆者經過仔細鑒別與研究，提出以下區別之法：

1. 凡到南京、北京、瀋陽等地出使者所撰紀行錄，皆屬“燕行錄”

前已述之，《燕行錄》的大量出現，是朝鮮李氏王朝時期，也是中國的明、清時期。對於朝鮮使臣到南京、北京出使的使行錄，學術界無異議，以為皆屬“燕行錄”。但對於滿族政權都瀋陽（1625—1644）期間，朝鮮使臣前往瀋陽的使行錄，韓國、日本學術界則認為不算“燕行錄”（林基中教授如是言）。筆者以為，凡到南京、北京、瀋陽等地出使者所撰紀行錄，無疑皆為“燕行錄”。

2. 燕行使所撰“狀啓”、“別單”與“聞見事件”等，皆屬“燕行錄”

據林基中教授稱，韓國史學界以為，朝鮮使臣所撰“狀啓”、“別單”與“聞見事件”類史料，因為常見，不必收入“燕行錄”中。筆者則以為，此類體裁的文字，不僅可以算“燕行錄”，而且是“燕行錄”中堪稱珍貴的史料，因為它們可謂是真正的“對中國的偵察與紀錄”，是國王派遣使臣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當時“燕行錄”中最受重視與關切的部分，這些文字不僅對朝鮮朝的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有着深切的影響，而且對研究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也是難得的珍貴史料。因此，除了《全集》已收的《燕中見聞》等外，如《同文彙考補編》所收諸家《聞見事件》等，並當收入^①。

^① 見《同文彙考補編》卷一至卷六《聞見事件》，《同文彙考》第2冊，頁1562—1700；又《同文彙考補編續》，《同文彙考》第4冊，頁3762—3832。

3. 因國境或會談等問題至中國之紀行錄，也屬“燕行錄”

據林基中教授所言，韓國史學界以為，凡是因朝、中兩國邊界問題而出使的使臣，以及朝鮮末期到中國會談的外交人員，他們所創作的詩文，不當計入“燕行錄”。筆者則以為，此類皆可算做“燕行錄”。例如《燕行錄全集》所收申忠一《建州聞見錄》^①、金允植《天津譚草》與魚允中《西征錄》等^②。他如《燕行錄全集》未收之李民寅《紫岩集》中所錄《柵中日錄》、《建州聞見錄》、《越江後追錄》等，是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李氏隨元帥姜弘立等人滿州前後所記見聞^③，此類亦以適當放寬收錄為宜。惟其如此，“燕行錄”才能完整地反映一代王朝的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與興衰史。

與此相對，有些篇籍雖然收入《燕行錄全集》，但筆者認為不是“燕行錄”。如：

1. 《漂海錄》一類著述不是“燕行錄”

在《燕行錄全集》中，收錄有崔溥《漂海錄》與李邦翼《漂海歌》(諺文本)^④，如果按前述“燕行錄”之收錄條件，則此二種書的作者，既不是使臣或隨行人員，更不負有國王的特殊使命，而是由於不可抗拒的外力，為惡劣天氣所致，在驚濤大浪中，九死一生地漂流到了中國。因此，雖然他們也寫有日記與別曲，但皆不能算是“燕行錄”。

2. 與中國使臣唱和之作《皇華集》、《東槎錄》等，不是“燕行錄”

明清兩代出使朝鮮的中國使臣中，也有不少文人達士出使朝鮮，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文。如前述明代倪謙、張寧、董越、龔用卿、朱之藩等，與朝鮮陪從官員相酬角勝，雙方都留下了大量的唱和詩作。此類詩作，往往被編纂成《皇華集》、《東槎錄》、《僊接錄》等。除了現存之《皇華集》外^⑤，個人文集集中的此類詩作也非常之多。除《燕行錄全集》所收如李廷龜《東槎錄》外，未收者如申光漢《企齋集》卷八《東槎錄》、卷十一至十二《皇華集》，鄭惟吉《林塘遺

① 申忠一《申忠一建州聞見錄》，《燕行錄全集》第8冊。

② 金允植《天津譚草》與魚允中《西征錄》，分別見《燕行錄全集》第93、89冊。

③ 李民寅《紫岩集》，《韓國文集叢刊》第82冊。

④ 崔溥《錦南漂海錄》與《漂海錄》，《燕行錄全集》第1冊；李邦翼《漂海歌》，見第61冊。

⑤ 《皇華集》全6冊，首爾：國學資料院，1993年。

稿》卷上《東槎錄》、卷下《續接錄》，柳根《西垞集》卷四《皇華集》，車天輅《五山集續集》卷三《五七言雜錄》，李晬光《芝峰集》卷十四《皇華集次韻》，李昭漢《玄洲集》卷一《東槎錄》等皆是^①。筆者認為，此類詩文不屬於“燕行錄”，而應該算是相反方向來的中國使臣之“使朝鮮錄”的附屬部分，應該自成一系，別具特色，而不當與“燕行錄”混雜不別。

3. 與燕行有關但未出國境之人所撰者，不是“燕行錄”

在《燕行錄全集》所收錄著述中，如權近《點馬行錄》^②，為權氏自王城至鴨綠江邊，述點馬過程與夫路途見聞，點馬畢即返京覆命。又據林基中教授言，尚有夢游“燕行錄”，或者憑想象所撰寫之“燕行錄”，此類皆不當收錄，如果一定要收錄，則可以做為《燕行錄全集》之《附錄》，俾使涇渭分明，不致湮混相雜。另外，如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卷三三至三四《丁未傳信錄》（記福建漂人事），卷三五《南明書擬稿義例》（編纂南明歷史事），卷三六《風泉志》（記孝宗在瀋館時事），卷三八《松錦記程》等（記明軍與清軍瀋陽戰役等事），卷四〇《康世爵避兵記》（明遺民康世爵避亂入朝鮮事）、《瀋行記程》（崇禎八年李浚為春信使使瀋陽事），卷五〇《建州錄》、《建州紀程》（申忠一入建州事），卷五二《周漢雜事》，卷五三《唐制考》，卷六五至六九《燕中雜錄》等，皆涉中國之事^③。但都是在參考他人資料的基礎上所撰，故不能算“燕行錄”，儘管有《燕中雜錄》這樣的卷帙與內容，亦不當濫入。

4. 一般為宦、旅行或因他事到中國之人所撰者，不屬“燕行錄”

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密切，尤其在高麗時期，以崔致遠等為代表的文士，不僅到中國學習，而且高中進士，在中朝做官，又與中國士大夫文詞往還，各有撰述，如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之類，所在多有，如果此類著述也算“燕行錄”，或者將與中國相關之著述與詩文也算的話，就會收不勝收，泛濫無涯，

① 按：此“東槎”指中國使臣自東而來，故名《東槎錄》。另外，朝鮮使臣出使日本的詩作，因為是沿水路東向，故亦稱《東槎集》。如趙綱《龍洲遺稿》卷二三《東槎錄》，尹順之《萍溟齋詩集》卷三《島嶺次崔生韻》（已下癸未《東槎錄》），申濡《竹堂集》卷二至三《海槎錄》上下，金世濂《東溟集》卷四《槎上錄》、卷九至一〇《海槎錄》上下（日記），趙泰億《謙齋集》卷四至六《東槎錄》（上中下）等，皆是出使日本時所作詩歌與日記。

② 權近《點馬行錄》，《燕行錄全集》第1冊。

③ 詳見成海應《研經齋全集》，《韓國文集叢刊》第277—278冊。

所以不宜放得太寬。如《燕行錄全集》中所收安孝鎮《華行日記》^①，其時朝鮮已在日本鐵騎踐踏之下，孝鎮之行，既非國王所差，亦非日皇所遣，故非“燕行錄”可知，此類並當刪去爲妥。

5. 因各種原因導致誤收者，更不是“燕行錄”

在《燕行錄全集》中還有另一種情況，就是編輯者完全誤收跟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的著述。如洪景海《隨槎日錄》^②，乃英祖二十三年（乾隆十二年，1747）洪景海隨父啓禧出使日本時所記航海日記。又如佚名所撰之《西行錄》，所記既與中國無關，又未跨出國境一步，所以也不當收入《燕行錄全集》中。

另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在元代既在元朝做官，又在高麗朝爲宦的高麗官員所撰寫的詩文，應該區別對待。他們在出使元朝期間所撰的文字，應該是“燕行錄”；而在中原任職期間所撰紀行錄，則不當視爲“燕行錄”，而應做爲附錄綴後，否則也容易引起混亂，好在此類作品爲數不多而已。

三 關於現存“燕行錄”的作者與數量

“燕行錄”成規模的整理，始於1960—1962年，當時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首次對“燕行錄”進行初步搜集整理，影印出版了《燕行錄選集》2冊30種；2008年，該所又選輯出版了《燕行錄選集補遺》，凡3冊共20種。1978年，臺灣臺北珪庭出版有限公司在《中韓關係史料輯要》第二卷第1—4冊中，收錄了明代的《朝天錄》36種；而韓國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年出版，由林基中教授費盡心力蒐集整理的《燕行錄全集》100卷，以及近來林先生續輯之《燕行錄全集續集》50卷（出版社未詳），則是集大成式的大規模整理，也是迄今爲止收集此類著作最爲全面豐富的大型叢書，對“燕行錄”的研究，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關於目前存世的“燕行錄”數量究竟有多少，林基中教授在《燕行錄全集》序言中估計有500種左右。林麗“燕行錄”研究綜述一文的注釋中稱，“楊雨蕾教授通閱《燕行錄》後經過統計，發現實際收錄363種（其中包括非“燕行錄”材料12種），另有52種內容重複（版本不同）的“燕行錄”和1種元代使行記

① 安孝鎮《華行日記》，《燕行錄全集》第99冊。

② 洪景海《隨槎日錄》，《燕行錄全集》第59冊。

錄。而漆永祥教授統計的結果是 357 種”^①。

此後林基中教授與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又編纂了《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收入現存于日本的“燕行錄”凡 33 種。林教授近年復編纂了《燕行錄全集續集》50 冊，共收錄約 190 種（含《日本所藏編》33 種）。林先生在其《燕行錄研究》一書中，將《燕行錄全集》與《續集》等整合成按“燕行年代順”排列的目錄，共計 549 種^②。但裴英姬引用韓國學者崔韶子等的統計稱，“目前在韓國整理出 568 種《燕行錄》”^③。此 568 種，應該包括了《燕行錄選集補遺》中若鄭斗源《朝天記·地圖》、趙瑛《燕行日錄》、白景炫《燕行錄》、元在明《芝汀燕記》等為《全集》、《續集》所未收錄的“燕行錄”。

而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于 2010 年 6 月出版了由弘華文主編的《燕行錄全編》（第一輯），凡 12 冊共收錄約 147 種“燕行錄”（筆者未見其書，僅根據網路所見《目錄》統計）。據稱“全編”出齊後，將“包括 500 多位作者，700 餘部專著，概括公元 13—20 世紀初總 700 年的中韓交流史”^④。

就目前存世或者說已經發現的“燕行錄”數量而言，要統計數量實際上是一個既容易又極不容易的難題。這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就《燕行錄全集》等所收數量看，有些是有意識地為保存版本而所收內容重複，即 1 種書而收錄版本 2 種或 2 種以上。例如蘇世讓《陽谷赴京日記》2 種、許鈞《朝天記》3 種、朴趾源《熱河日記》2 種（《續集》又收 1 種）等。

其次，是因訛誤而導致重收，如李恒福《朝天日乘》，已見《燕行錄全集》第 8—9 冊，而第 19 冊又以佚名之《朝天日乘》而重收；李愔《雪汀先生朝天日記》已收錄于《全集》第 13 冊，而又以佚名之《朝天日記》收入第 23 冊等。

再次，非“燕行錄”而誤收，如權近《點馬行錄》、崔溥《錦南漂海錄》、李廷龜《東槎錄》、洪景海《隨槎日錄》、李邦翼《漂海歌》、佚名《西行錄》等。

第四，有僅為一篇序跋文字而亦收錄，如吳載純《航海朝天圖跋》，見《燕行錄全集》第 41 冊中，實際僅一篇跋文，此類亦算 1 種，則將收不勝收。

① 林麗《“燕行錄”研究綜述》，《炎黃文化研究》第 7 期，大象出版社，2008 年。

② 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 年，頁 491—506。

③ 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北：《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2009 年 6 月，頁 220 注 2。

④ 參孔夫子舊書網有關《燕行錄全編》的介紹部分。<http://www.kongfz.com/>

第五,《燕行錄全集》與《續集》之外,仍有大量遺漏者,未能收錄。

如果要勉強統計一個現存“燕行錄”的總數,以林基中先生“燕行年代順”之 549 種計,其中除去重收(有意重收與無意重收)、誤收、非“燕行錄”等至少有 60 種,則《燕行錄全集》與《續集》所收,約為 490 種左右;如果按作者數量計(1 人有數種或數次出使),大約《全集》作者有 230 人,《續集》約 140 人,共 370 人左右。則《全集》與《續集》共收錄約 370 位作者 490 種左右的“燕行錄”。

筆者曾在《韓國文集叢刊》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以及其他朝鮮時代文獻中,前後共輯得 165 種為《燕行錄全集》所未收者,後收到林基中教授所贈《燕行錄全集續集》目錄,與《續集》重者約 30 種,刪其重所餘約 135 種;就作者而計,去其重尚有 70 餘人,則筆者所輯為 135 種(新增作者約 70 人)左右的“燕行錄”。

而《同文彙考補編》所收《使臣別單》(附書狀官《聞見事件》與譯官《手本》)6 卷共 170 種;《同文彙考補編續》所收《使臣別單》等 2 卷共計 204 種,總計 374 種。

那麼,現今存世被發現的各類“燕行錄”,可以類計如下:

《燕行錄全集》與《續集》490 種 + 漆新輯 135 種 = 625 種(作者約 440 人)

這也就是說,目前存世的“燕行錄”,已經發現的約有 625 種,涉及作者約 440 人。林基中教授在和筆者交談中,稱尚有再續編 50 冊“燕行錄”的想法,那至少也有 100 種為他所新輯者(作者 50—60 人左右),則約有作者 500 人 725 種。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燕行錄全編》(第一輯)中,筆者所未見者,也有 10 餘種,則其稱“燕行錄”總數“包括 500 多位作者,700 餘部專著”,應該說是基本符合事實的。

因此,筆者的推測,存世“燕行錄”在 700—750 種之間(約 500 位作者),如果再加上《同文彙考補編》等所收《使臣別單》374 種,則總數在 1074—1124 種之間,這應該是存世“燕行錄”所能達到的數量極限了。

四 關於“燕行錄”的種類與體裁

“燕行錄”雖然是朝鮮使臣出使中國的紀行錄,但其書名、內容與體裁却非常豐富,形式多樣。試論述如下:

1.《燕行錄》書名類別

如前所述,“燕行錄”既是多部書各自的單名,亦是同類所有書的通名。就 700 餘種“燕行錄”的情況看,真正在當時就作者自定書名(或卷名)的,是少數;而大多數是編輯者輯佚後籠統稱為“燕行錄”。但就具體書名而言,大致有以下數種:

(1)朝天錄

“朝天錄”之名,在明代最為常見,是帶有很深的感情色彩的。在《燕行錄全集》中,以“朝天錄”命名的達 45 種以上,以“朝天日記”稱名的在 14 種以上。如鄭士龍《甲辰朝天錄》、丁煥《朝天錄》、李安訥《朝天錄》與《朝天後錄》、趙憲《朝天日記》、李恒福《朝天記聞》與《朝天日乘》等。

(2)燕行錄

如果中國沒有明、清易代,“朝天錄”或許是朝鮮使臣所撰書最適合的書名,但入清以後,再無稱“朝天錄”者,而最常用的書名(或卷名),即為“燕行錄”,無褒無貶,或略帶貶義。在《燕行錄全集》中,以“燕行”(包括日記、詩文與雜記等)為名的在 150 種以上,尤以清代為最。如曹偉《燕行錄》、蘇巡《葆真堂燕行日記》、李宜顯《庚子燕行詩》、俞拓基《燕行錄》、趙文命《燕行錄》、韓德厚《燕行日錄》等。

(3)以出使之目的地或經往之地為書名

如申忠一《建州聞見錄》、金宗一《瀋陽日乘》、申濡《瀋館錄》、徐浩修《熱河紀游》、朴趾源《熱河日記》、柳得恭《遼野車中雜詠》、金允植《天津譚草》等。

(4)以使行方向為書名

從朝鮮王城前往中國,大方向是北向再折西行,“燕行錄”的書名也有如此的,如黃中允《西征日錄》、鄭太和《西行記》、金芝叟《西行錄》、洪奭周《北行錄》等。

(5)“乘槎錄”與“燕槎錄”

槎,本指木筏。世以人乘船而行,稱浮槎、乘槎、泛槎、遊槎、仙槎等。“燕行錄”作者往往為使書名古雅,多以“槎”為名。如全湜《槎行錄》、黃汝一《銀槎錄》、李廷龜《東槎錄》、李民宥《燕槎酬唱集》、崔有海《東槎錄》、吳道一《燕槎錄》、《後燕槎錄》、李喆輔《燕槎錄》、盧以漸《隨槎錄》、申佐模《燕槎紀行》等,絕大多數並不是真正泛槎海路前往中國的。

(6)“飲冰錄”與“含忍錄”

又有入清以後,使臣在不自願的情形下出使“虜廷”,故為自己的書所取

之名，含有行飲冰雪、包羞忍辱之義，如鄭太和《飲冰錄》、蔡濟恭《含忍錄》等。

(7)其他書名

如金錫胄《搗椒錄》、崔錫鼎《椒餘錄》、崔錫鼎《蔗回錄》、金昌集《燕行填箎錄》、姜錫《看羊錄》、李肇源《黃梁吟》等。

2.《燕行錄》諸書體裁與內容

關於“燕行錄”的寫作體裁與諸家優劣，朝鮮純祖時期以冬至使書狀官赴燕，並撰有《燕轅直指》一書的金景善(1788—?)曾總結說：

適燕者，多紀其行，而三家最著：稼齋金氏、湛軒洪氏、燕巖朴氏也。以史例，則稼近于編年，而平實條暢；洪沿乎紀事，而典雅縝密；朴類夫立傳，而瞻麗閎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長，繼此而欲紀其行者，又何以加焉。但其沿革之差舛，而記載隨而燕郢蹈襲之互避，而詳略間或逕庭，苟非遍搜旁據以相參互而折衷之，則鮮能得其要領，覽者多以是病之。^①

此所謂“三家”者，即指金昌業(1658—1721)《老稼齋燕行日記》、洪大容(1731—1783)《湛軒燕記》與朴趾源(1737—1805)《熱河日記》，是700餘種“燕行錄”中最特出之代表作。金景善比較三家之優劣，論說確當，而實際這些優缺點在其他諸家“燕行錄”中，也都有所體現。如果按寫作體裁而分，“燕行錄”主要有以下數類：

1. 日記

在“燕行錄”諸書中，日記占到一半以上，是“燕行錄”最常見的寫作體裁。日記或逐日有記，或隔數日而有記，凡記載當日天氣陰晴、所歷諸地、風景廟宇、城市人物、風土人情、店舍飯食等，或詳或略。如李恒福《朝天日乘》、趙澣《朝天日乘》、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柳命天《燕行日記》等。

2. 詩歌

諸家“燕行錄”中，僅次于日記的就是詩歌。使臣在出使沿途，或舒發情性，或寫景紀實，創作詩歌極夥，約有100種，如李宜顯《庚子燕行詩》、李始源《赴燕詩》、李鳳秀《赴燕詩》、李民晟《燕槎酬唱集》、李晔光《安南國使臣唱和問答錄》、《琉球使臣贈答錄》等。

3. 雜記

所謂雜記，就是一條條的隨筆記錄。有山川風景、風俗土產、中國政治得

^① 金景善《燕轅直指序》，《燕行錄全集》第70冊，頁246。

失、大臣風範、飲食器具、農耕水利、手工商業、錢糧財用、屋舍制度、科舉選舉、清廷秘聞、軍事機密等，甚至有些相當于今天的八卦新聞，隨手記載，無拘無束，沒有分類與限制，這類書籍也很多。如李廷龜《庚申朝天紀事》、李頤命《燕行雜識》、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南九萬《甲子燕行雜錄》、俞彥述《燕京雜識》等。實際上，在衆多“燕行錄”中，日記、詩文、雜記雜互使用，在一書中出現的情況也很常見。

4. 手談草本

當時的朝鮮使臣，大多數並不能說漢語，有譯官專門負責翻譯之事，中國方面亦有通官，接待來使。但使臣大多都通漢文，能寫漢文與詩歌，如果使臣與中國官員或士大夫偶然遇面或者深夜秘談，則用筆談的方式進行，亦稱手談。如洪大容《乾淨筆潭》、申佐模《燕行雜記》、鄭健朝《北楂譚草》、金允植《天津譚草》等。

5. “狀啓”、“別單”、“聞見事件”與“手本”等

朝鮮使臣在出使途中，沿路如在義州、渡鴨綠江、出柵、到瀋陽、到山海關、到北京等地，以及出現緊急情況時，皆須隨時向國王彙報，此類文書即為“狀啓”。正副使所上，稱“別單”，書狀官所上稱“聞見事件”，賣謄官、譯官等所上稱“手本”。如佚名之《燕中聞見》及《同文彙考補編》所收《使臣別單》，皆為此類。

6. 呈文

朝鮮使臣在中國尤其在北京期間，遇緊急事務需要向中國皇帝上奏時，因使臣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摺，因此只能呈文各部大臣，轉奏天聽。“燕行錄”中有不少此類呈文，如李好閔《呈文》、李廷龜《戊戌辨誣錄》、金玟《答兵部問目》、李尚毅《以書狀官朝天時呈禮部卞誣文》等，多散見諸家書中。

7. 尺牘

朝鮮使臣入中國後，無論在沿途還是在京期間，往往私下與中國士大夫多有交往，流連唱和，在館期間及返國之後，甚至子孫後代，也書信不斷，友誼長存。如洪大容《杭傳尺牘》、李德懋《天涯知己書》等皆是。

8. 別曲

別曲，本指送別曲或者送神曲，但在朝鮮形成一種特殊的文體，既是詩文，又是歌曲。如柳命天《燕行別曲》、朴權《西征別曲》、沈枋《燕行別曲》等。

9. 題跋

“燕行錄”諸書中，如蔡濟恭《題李竹泉航海勝覽圖後》、吳載純《航海朝天圖跋》等，實際是給他人“燕行錄”所作跋文，然都是僅有此一篇，如果能附在原書後面，可能更好，因為一篇跋文即為一種“燕行錄”，實在勉強，不當收錄。

10. 路程記

路程記，就是記載從漢京到北京間沿站路程、旅店、村莊、城市、集鎮、關隘、河渠等，以給燕行之人提供便利，各家所記多有不同。每次燕行之人，都有前輩所編此類小冊子，以供在路途使用，幾乎人手一冊。如姜栢年《燕行路程記》、未詳《甲午朝天路程》、未詳《燕行路程記》等。

11. 地圖

地圖的情況，大致也有數種：一種是所謂天下圖，即中國與世界、中國與朝鮮和日本等圖；一種是某地某形勝之地圖；另一種就是陸路或者海路的朝天圖或者燕行圖。如《山海關圖》、《瀋陽館圖》、《熱河圖》、《天下地圖》、《東覽寶帖》、《航海朝天圖》、《燕行圖—陸路》等，皆佚作者之名，是地圖的特點。

另外，就“燕行錄”700餘種的文字記載來說，基本上都是漢語來記載，其中有諺文本20種以上。有些是既有諺文本，又有漢字本，如《熱河日記》等，多數則是只有諺文本，個別是諺文中夾有漢字。這些書籍如果是日記，可能還大概能推測出大致意思；如果是詩歌，則因為諺文的一音多字，識讀不易，要還原為原詩原義，則誠為難事矣。

五 “燕行錄”整理之現狀與問題

前已述之，“燕行錄”的整理，前後有《燕行錄選集》、《燕行錄選集補遺》與《燕行錄全集》、《燕行錄全集續集》等陸續出版，尤其是《全集》與《結集》是集大成式的大規模整理，但《全集》也存在許多問題，從古籍整理之角度講，最大的弊病是不注版本來源。《全集》所收諸家“燕行錄”，從版本來源上說，筆者認為大致可分兩大類：

1. 有輯自作者文集者

如裴三益《朝天錄》，出自裴氏《臨淵齋先生文集》卷三至卷四；鄭崑壽《赴京日錄》，出自鄭氏《栢谷先生集》卷三；崔崑《甲午行錄》，出自崔氏《簡易集》卷七；閔仁伯《朝天錄》，出自閔氏《苔泉集》卷三至卷四；鄭士信《梅窗先生朝

天錄》，出自鄭氏《可畦先生文集》卷九；李民宥《燕槎酬唱集》，出自李氏《敬亭先生集》卷六至卷八。凡此之類，《全集》雖不注明版本來源，但讀者可根據影印書頁的行款版式與書題等，推測得知其來源於諸家文集。

2. 有藏諸館閣或私家而不知出處者

在多達 500 餘種書籍中，有不少為作者手稿本、稿本、鈔本等，為世藏孤本，人所罕見，彌足珍貴。這些“燕行錄”多為獨立成書，作者文集中並不收錄，如鄭澈《文清公燕行日記》、李廷馨《朝天錄》、權愔《石塘公燕行錄》、金中清《赴京別章》、許筠《乙丙朝天錄》、尹暄《白沙公航海路程日記》、全湜《沙西航海朝天日錄》、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記》、洪翼漢《北行錄》等，然此類書籍，《全集》皆不注明出自何種版本，藏于何地，讀者想進一步研究，却無所適從，這是《全集》最大的問題之一。

由于《全集》所收書籍衆多，又編纂時日有限，不能一一細考，故《全集》中關於作者姓名、出使年代、原書書名等的考訂以及“燕行錄”的重收與誤收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問題。在古籍整理實踐中，這是很正常也是不可避免的。筆者在敬閱《燕行錄全集》時，曾發現與考訂出各類錯訛不少，並按類舉例，摘出犖犖大者 109 條，撰為《〈燕行錄全集〉考誤》一文發表，現擇其中較為典型的條目羅列于下^①。

1. 作者姓名誤甲為乙例

《燕行錄全集》中有部分作者之考訂，因諸種因由，或張冠而李戴，或此甲而彼乙。如：洪貴達（原題成倪）《辛丑朝天錄》（見《燕行錄全集》第 1 冊，以下只標明冊數），黃是（原題黃士祐）《朝天錄》（第 2 冊），俞體元等（原題李準）《燕槎賦詩》（第 5 冊），許筠（原題許筠）《乙丙朝天錄》（《燕行錄》第 7 冊），李景嚴（原題李景稷）《赴瀋日記》（第 15 冊），李馨郁（原題李祚永、李馨郁）《燕行日記》（第 20 冊），鄭士信（原題鄭〇〇）《庚戌朝天日錄》（第 20 冊），孟胄瑞（原題許積）《燕行錄》（第 21 冊），孟胄瑞（原題南龍翼）《曾祖考燕行錄》（第 23 冊），

^① 詳參拙文《〈燕行錄全集〉考誤》，頁 211—252。又可參左江《〈燕行錄全集〉考訂》，見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4 輯，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7—65。按左文與拙文雖發表於同年，但左文在前，拙文在後，雖皆閉門造車，然考校糾誤所得結論大同，因筆者時在韓國，故所見及徵引朝鮮典籍較左文略為詳備，然亦有彼有此無之處，讀者諸君將二文互參，則得之矣。

李田秀(原題李宜萬)《入瀋記》(第30冊),閔鎮遠(原題趙榮福)《燕行錄》(第36冊),李坤(原題李在學)《燕行記事》(第58—59冊),金勉柱(原題金興慶)《燕行詩》(原題《燕行詩驢季君》)(第65冊),李海應(原題徐長輔)《蔚山紀程》(第66冊),洪重疇等(原題金相國)《燕行驢行帖》(第69冊),金相履等(原題鶴山)《燕行驢章》(第98冊),麟坪大君李滄(原題李渲)《燕行詩》(第21冊),李坤(原題李押)《燕行記事》(第52冊),李坤(原題李押)《燕行記事》二卷(第53冊),金正中(原題金士龍)《燕行日記》(第74冊),金正中(原題金士龍)《燕行日記》(第74冊),金正中(原題金士龍)《燕行日記》(第74冊)等。

2. 作者姓名原題“未詳”而實可考知例

《燕行錄全集》編輯之例,若作者姓名無考,則以“未詳”以代其姓名,約有40餘種。然筆者細考原書,或徵諸《朝鮮王朝實錄》、《同文彙編》、《明實錄》、《清實錄》及諸家文集,能考知作者姓名者,蓋有十餘種。如安克孝(原題未詳)《朝天日錄》(第20冊),許遂(原題未詳)《瀋陽日記鈔》(第27冊),鄭光忠(原題未詳)《燕行日錄》(第39冊),孟萬澤(原題未詳)《閒閒堂燕行錄》(第39冊),金始煥(原題未詳)《燕行日錄》(第39冊),徐命臣(原題未詳)《燕行日錄》(第62冊),金明遠(原題未詳)《燕行錄》(第70冊),尚□□(原題未詳)《燕轅日錄》(第95—96冊),李容學(原題未詳)《燕薊紀略》(第98冊)等。

3. 原具作者姓名而實為“未詳”例

《燕行錄全集》中,亦有編輯者原署作者,有實姓實名,然細細原書可知,其所署作者姓名,頗可商榷,實其書作者暫不能考知,故當按例署為“未詳”為是。如:未詳(原題鄭元容)《燕行日錄》(第69冊),未詳(原題柳厚祚)《燕行日記》(第75冊)等。

4. 原署書名有誤當從其本來書名例

《燕行錄全集》中諸家之書,有原書為單行本槧行或鈔錄流布者,有從諸家文集、筆記等書中輯錄而出者,或原書本有書名,或實無其名,編輯者遂冠以《朝天錄》、《燕行錄》、《燕行日記》等通用名以名其書,然其名實可考知,故仍當從其原名為確。如金中清《燕程感發》(原題《朝天詩》)(第11冊),沈之源《燕行日乘》(原題《癸巳燕行錄》)(第18冊),金南重《北行酬唱》(原題《野塘燕行錄》)(第18冊),鄭太和《飲冰錄》(原題《陽坡朝天日錄》)(第19冊),成後龍《赴燕日錄》(原題《燕行日記》)(第21冊),閔鼎重《燕行錄》(原題《老峰燕行詩》)(第22冊),徐文重《燕行漫成》(原題《燕行雜錄》)(第24冊),姜浚欽《燕

行錄》(原題《輜軒錄》)(第 67 冊)等。

5. 原書非“燕行錄”而誤收例

如權近《點馬行錄》(第 1 冊),崔溥《錦南漂海錄》(第 1 冊),崔溥《漂海錄》(第 2 冊),李廷龜《東槎錄》(第 11 冊),洪景海《隨槎日錄》(全集)第 59 冊,李邦翼《漂海歌》(第 61 冊),未詳《西行錄》(第 77 冊),安孝鎮《華行日記》(第 99 冊)等。

6. 非燕行詩文而羨入例

《燕行錄全集》編輯之例,取去綦嚴。故凡自諸家文集與他書輯出者,或刪其首,或去其尾,僅摘出燕行之詩文,而無關詩文,概為刪汰,而不論其是否為《文集》中完整之一卷。然亦有遺漏而未刪者,更有誤以為燕行詩文而羨入者。如李好閔《燕行錄》(第 8 冊),柳夢寅《朝天錄》(第 9 冊),李尚毅《丁酉朝天錄》(第 9 冊),吳翹《燕行詩》(第 18 冊),金南重《野塘燕行錄》(第 18 冊),李一相《燕行詩》(第 21 冊),李宜顯《庚子燕行詩》(第 35 冊),李在學《癸丑燕行詩》(第 57 冊),李肇源《黃梁吟》(第 61 冊),金祖淳《燕行錄》(第 65 冊)李鳳秀《赴燕詩》(第 67 冊)等,這些書中,以上所述的現象都大量存在。

7. 原書前已收錄而後又重收例

《燕行錄全集》編纂體例,凡一人一家之書,或僅錄一種,或並收諸種,若手稿本、稿本、鈔本、刻本等,皆蓄而存之,此例甚當,讀者可諸本並讀,以考論版本沿革,校勘文字異同,大有裨益。然亦有同一版本,前已錄之,而後又重收者;有不同版本,相隔數冊或數十冊又重收者;又有前收署有作者姓名,而後收又以“未詳”之名收錄者;又有同一版本,而前收為某一作者,而後收又別署另一作者者。如李恒福(原題未詳)《朝天日乘》(見第 19 冊,已收于第 8—9 冊),李馨郁(原題李祚永、李馨郁)《燕行日記》(見第 20 冊,已收于第 5 冊),李忔(原題未詳)《朝天日記》(見第 23 冊,已收于第 13 冊),孟胄瑞(原題南龍翼)《曾祖考燕行錄》(見第 23 冊,已收于第 21 冊),未詳《瀋陽日記》(見第 28 冊,此為《昭顯世子瀋陽日記》鈔本,已收于第 24—25 冊),閔鎮遠《燕行日記》(見第 34 冊,已收于第 36 冊),鄭光忠(原題未詳)《燕行日錄》(見第 61 冊,已收于第 39 冊),徐有聞(原題未詳)《燕行錄》(見第 62 冊,同時復收于本冊中),金正中《燕行錄》(見第 75 冊,已收于第 74 冊),未詳(原作鄭元容)《燕行日錄》(見第 86 冊,已收于第 69 冊),朴齊寅(原題未詳)《燕行日記》(見第 92 冊,已收于第 76 冊),朴思浩(原題未詳)《燕紀程》(見第 98—99 冊,已收于第 85—86

冊),姜銑(原題未詳)《燕行錄》(見第 99 冊,已收于第 28—29 冊),洪昌漢(原題未詳)《燕行日記》(見第 99 冊,已收于第 39 冊)等等。這些重收誤收的書中,如徐有聞(原題未詳)《燕行錄》,竟然二稿同收錄于一冊之中,而編輯者竟一不能辨其重複,二不識為同一作者之書,實屬不該!

8. 燕行使出使年代失考例

《燕行錄全集》編纂之體例,自第 1 冊至第 100 冊,皆以作者燕行之時代為次而排序,讀者研求諸家之書,可按時代檢索,最為便利。然亦有因誤署作者、年代錯訛等原因,而導致燕行時間失考者。如俞體元等(原題李準)《燕槎臚詩》(第 5 冊),編輯者于《索引》中注為宣祖二十五年(萬曆二十年,1592)出使時所作,實為英祖二十二年(清雍正七年,1729);李田秀(原題李宜萬)《入瀋記》(第 30 冊),編輯者隸為景宗三年(雍正元年,1723)年,實為正祖七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洪致中《燕行錄》(第 34 冊),編輯者隸為肅宗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實則為英祖十二年(雍正五年,1727);鄭光忠(原題未詳)《燕行日錄》(第 39 冊),編纂者隸之肅宗二十一年之(康熙三十四年,1695),實則提前一甲子,當為英祖三十一年(乾隆二十年,1755);盧以漸《隨槎錄》(第 41 冊),編纂者隸之肅宗四十六年庚子(康熙五十九年),而實為六十年後之“庚子”,即正祖四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李晚秀《輶車集》(第 60 冊),編輯者隸為正祖七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實為純祖二年(嘉慶七年,1802);金祖淳《燕行錄》(第 65 冊),編輯者隸為正祖十三年,實為正祖十六年;姜浚欽《燕行錄》(原題《輶軒錄》)(第 67 冊),編輯者隸歸哲宗元年(道光三十年,1850),實為純祖五年(嘉慶十年,1805);李承輔《燕行詩》(第 78 冊),編輯者隸為高宗四年,實為六年(同治八年,1869)等等。

9. 全書頁碼重複、錯排、倒置與脫漏例

《燕行錄全集》影印本在排序或裝訂過程中,導致同頁重出、隔頁錯排、文字倒置、頁面空白與缺頁脫漏者,在在而有,以至有全書誤排,不能卒讀者。此類錯訛,讀者可參考拙文《〈燕行錄全集〉考誤》所列諸條,此不贅述。

10. 其他失誤例

《燕行錄全集》中,尚有原為一書而拆為二書者,有原置兩處而當合為一書者。又有僅有目錄而無正文者,不知原書即如此,抑或編輯者疏失而脫漏耶?如俞體元等(原題李準)《燕槎臚詩》(第 5 冊),是稿原為兩冊,故編輯者即分為兩種著錄,且皆歸隸李準名下;姜銑《燕行錄》(第 28—29 冊),此稿蓋為作

者稿本，而編纂者分隸屬第28—29兩冊，當合而為一；未詳《燕中聞見》（第95冊），又未詳《燕中聞見》（第96冊），此稿兩種，當為一書，為編輯者誤裂為二書；李承輔《燕行詩》（第78冊），此冊僅有《石山遺稿》卷二李承輔《燕行詩》之《目錄》，而無正文，蓋編輯者偶漏，或原本即如此耶？皆不可知矣。

六 韓語譯注本《燕行錄》諸問題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朝鮮與韓國前後都實行廢止漢字，純用韓文的文字政策（韓國現部分韓漢通用），而古代典籍幾乎皆為漢字記錄。因此，閱讀用漢字記錄的古籍，就成了難題。為了保存、傳承與研究民族文化，韓國于1965年成立了民族文化推進會，就古典文獻進行蒐集、整理、編纂、翻譯與研究，目前已經翻譯有《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日省錄》等大型文獻。另有國史編纂委員會、韓國國學振興院（在安東）等機構，在古籍整理與數字化等方面，也做出了出色的成績^①。

關於各種“燕行錄”的翻譯與研究，在韓國一方面是整部翻譯，一方面是撰寫諸書之提要。就“燕行錄”的翻譯來說，自1966年始，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將前述成均館版的《燕行錄選集》以及新選入的“燕行錄”，翻譯成韓文，陸續出版。但由於“燕行錄”多為鈔稿本形式存世，識讀為難，而翻譯者的古代漢語知識尚有欠缺，因此在翻譯中遇到草書、行書、古今字、生僻字以及行文中的用典時，往往錯誤百出，致使翻譯成韓文的“燕行錄”可信度與真實度，皆大大降低。

例如，筆者所見之許筠（1569—1618）《乙丙朝天錄》，是其在光海君七年至八年間（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615—1616），任冬至兼陳奏使副使出使明朝期間所作，現有崔康賢教授韓文譯注本^②。我們發現，由於該書為鈔本存在大量行草字與異體字等，為整理工作增加了難度。同時，底本本身也有鈔錄中的錯訛。正因為如此，導致譯注者在校讀中出現了許多問題，致使漢字識讀出現了大量訛誤；又因漢字識讀錯訛，更導致韓語翻譯也因之而誤；

① 詳參曹炯鎮《韓國漢學資源機關之數位化成就研究》，臺灣《圖書館學會會報》第75期（2005年），頁105—123。

② 朝鮮許筠撰、崔康賢譯注《乙丙朝天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2005年。

甚有斷句不當，遂以五言詩爲七言詩，或以七言詩爲五言詩，再勉強爲之翻譯，更使原詩詩義大乖。這些錯訛的存在，又導致了該書譯注質量下降，甚至在某些識讀與譯注方面產生了誤導讀者的現象。我們將崔教授譯注本所整理之漢語原文，以其所附影印本原詩爲底本，以林基中教授主編《燕行錄全集》本《朝天錄》爲參校本^①，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校勘與研究，共核校出譯注本各類文字錯訛 118 條 130 字。試各舉數例以明之^②：

1. 因字形相似而誤(62 條 72 字，只舉 2 例)

在《乙丙朝天錄》的整理中，因爲譯注者校審中的識讀誤判，導致大量因形似而致誤的錯字。現列舉如下(劃綫字爲誤字，括弧內字爲校勘之正字)：

1—41(指卷一第 41 首，下同) 中後所

節鎮臨邊近，徧(編)民燕(戀)土安。(見譯注第 22 頁，底本第 24 頁。下皆同)

按：“編”誤爲“徧”，底本即誤，譯注者未能校正也。編民者，編戶齊民也。“編民戀土安”，謂百姓眷戀故土安寧也。若作“燕土”，則不詞矣。

原譯：절제사가 머무는 진 변방 근처 있는데, 연계에 사는 백성 두루 두루 편안하네.

重譯：군사요새가 변방 근처 있는데, 백성은 편안한 고향 땅 깊이 그리워하네.

1—45 望山海關

金城萬難僚(雉僚)曾岡，擊柝(柝)重門壯鉅防。(25;27)

按：雉，雉堞也；僚，僚繞也。“萬雉僚曾岡”，謂城牆雉堞層層僚繞于山岡也。柝，古代巡夜所用敲以報更之木梆。《易·繫辭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哀柝”，謂哀厲之梆子聲耳。

原譯：만난을 막아낼 성 옛날엔 낮은 언덕 처서 여는 겹 문은

① 朝鮮朝許筠撰《朝天錄》，見林基中主編《燕行錄全集》第 7 冊，東國大學校出版部 2001 年。《全集》中誤收爲許筠兄許篈所撰。實際上《全集》本與本書爲同一版本，只是影印質量不一而已。

② 詳參漆永祥、呂春燕《韓語譯注本〈乙丙朝天錄〉糾誤》，首爾：韓國高麗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會編《中國語文論叢》(第 40 輯)，韓國高麗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會，2009 年，頁 151—187。

웅장하여 크게 막네.

重譯:철통같은 성벽 위에 수많은 성가퀴가 겹겹 둘러싼 언덕 같네.
딱따기 치며 성문 굳게 닫고 적을 막네.

2. 因不識草書而誤(31 條 33 字, 只舉 2 例)

《乙丙朝天錄》原本, 用行書鈔寫, 清朗精整, 書法樸拙, 偶有行草雜于其間, 應當屬於比較容易識辨的古籍。然而譯注者却未能將一些行草字正確識讀, 導致出現錯訛。例如:

1—35 宿杏山記夢

蕭蕭凍雨滴簷鳴, 臥聽養(荒)雞報曉更。(19;20)

按:古謂三更前報曉之雞爲“荒雞”, 詩家常用之詞也。“養雞”則詩人之語不當如此鄙俗也。蘇軾《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荒雞號月未三更, 客夢還家得俄頃。”

原譯:스산한 겨울비가 추녀 끝서 흘쩍임을 자리에 누운 채로 닭 울음과 함께 듣네.

重譯:스산한 겨울비가 처마 끝서 똑똑 방울져 떨어지고, 자리에 누운 채로 새벽을 알리는 닭 울음 듣네.

25.2—57 附(李長培詩之二)

謝朓(朓)有才高出倫, 任公無計可垂綸。(103;109)

按:謝朓(464—499), 中國南齊著名詩人。“謝朓”與下文“任公”爲對偶也。若作“謝睡”, 則不成詞矣。

原譯:남보다 높은 재주 잠자는 것 사례하죠. 공무 맡아 무계책에 경륜을 내리소서.

重譯:사조는 또래보다 재주 훨씬 뛰어나고, 임공은 계책 없어 남시할 수밖에 없네.

3. 因字音相同或相近而誤(11 條 11 字, 只舉 2 例)

1—5 夜宿孫家屯

櫪(櫪)馬漸嘶徒御闌, 起看河漢已西傾。(6;7)

按:櫪馬, 拴在槽上之馬。白居易《續古詩》之三:“櫪馬非不肥, 所苦長繫維。”

原譯:우는 말을 달래면서 마부가 소란 떨어 자다가 일어나서 은하 보니 날이 새네.

重譯: 구유에 매여있는 말 울고 하인들 소란 떨어, 일어나 보니
은하가 서쪽으로 기우네.

1—24 出沙嶺

霜乾蒲類海, 蜂(烽)起赫連臺。(13; 15)

按: 烽, 烽火也; “烽起”, 謂烽火燃起也。 “蜂起”, 則與本詩之義無涉焉。

原譯: 서리에 마른 부들 넓은 바다 같은데, 벌떼 솟듯 봉화대에
불꽃이 이어지네.

重譯: 포류해 서리 마르고, 혁련대 봉화 오르네.

4. 因古今字、異體字及不明原因等而誤(14條14字, 只舉2例)

2—53 用陳白沙夜坐韻

私淑洛閩知不惡, 任教庭山(中)滿牕前。(98; 104)

按: 中, 古草字。庭中, 謂庭前之草也。 “庭山”, 則不詞矣。

原譯: 낙민을 사숙하여 착함을 알았으니, 가르침을 실행하매 창 앞
정산 가득하네.

重譯: 이정(정이, 정호)과 주희의 심오한 학문을 좋아하니, 뜰의
풀이 창 앞에 가득해도 그저 두네.

1—46 宿山海關曹重山家

深喜主翁多厚義, 得教隔(隙)壁借餘光。(26; 27—28)

按: 隙壁, 有縫隙之牆壁也。此取“鑿壁偷光”典故也。 “隔壁”二字俗語
常用, 故譯注者隨書之而致誤也。

原譯: 기쁨 깊은 주인 노인 의로운 덕인이라 벽 사이로 여덟 빌어
가르침을 얻었네.

重譯: 주인의 깊고 두터운 정의를 기뻐하네. 그 덕분에 벽틈
사이로 불빛을 빌려 공부할 수 있네.

5. 因脫文、衍文而誤(8條, 只舉2例)

1—76 留通州偶作

千卷古詩書挑睡睫, 一甌新茗洗昏腸。(45; 48)

按: “書”爲衍文, “詩書”二字, 古人常並言, 故底本因“詩”而衍“書”字, 譯
注者未能刪“書”字, 則八字爲句, 不成詩矣。

原譯: 일천 권 서책들은 오히려 졸게 하고, 한 잔의 새 차는 거북한
속 씻어내네.

重譯:일천 권 고시를 읽어도 즐지 않고, 한 잔의 새 차는 거북한 속 씻어내네.

3—1 帝京向通州

拂曙肩輿出,歸心更別魂。條風揉草樹,化日盡郊郊。原萬里遼陽,道三年禁掖。垣重來難預,卜回首國南門。(127;133)

按:此詩底本中于“化日盡郊郊”誤增一“郊”字,然當時點校者已點明爲衍文,譯注者不知刪去,仍入正文中,遂多一字,牽連此下斷句皆誤。正確之斷句當爲:

拂曙肩輿出,歸心更別魂。條風揉草樹,化日盡郊原。萬里遼陽道,三年禁掖垣。重來難預卜,回首國南門。(127;133)

原譯:새벽에 일어나서 가마 타고 길 떠나니, 귀국하는 마음은 다시 이별 혼이 있네. 한 즐기 바람이 초목을 뒤흔들어 은혜로운 햇빛이 성밖 들에 넘치네. 넓은 들판 요양까지 만리나 되는데, 그 먼 길은 삼 년에 걸쳐 대궐 행이었네. 담장이 겹겹이라 참여하기 어려우니, 머리 돌려 고국 보면 남대문이 생각나네.

重譯:새벽에 가마 타고 길 떠나니, 귀국하는 마음과 이별의 슬픔이 섞여 있네. 봄바람이 초목을 뒤흔들고 따스한 햇빛이 성밖 들판에 넘치네. 요양을 거쳐 돌아가는 길 아득히 멀고, 삼 년에 걸쳐 대궐에 드나들었네. 다시 돌아옴은 예측하기 어렵고, 머리 돌려 우리나라 남대문이 생각나네.

6. 因斷句錯訛而誤(6條,只舉1例)

1—67 奉表今年越冬至再訪曹家

宿東廂公不在茲,吾拭淚琵琶絃絕。綉屏空佳月惱人,窺牕櫳主翁言子。在遵化裁書爲付,西飛鴻昨到漁陽。毛氏要具菲禮遙相致。……(38;41)

按:此詩詩題及斷句皆誤,而原因相當複雜,乃與上首詩相涉而誤也,且底本即誤。前詩《薊門逢字將軍贈長歌》,底本共13句,最末“人生却有相逢地”爲一單句,絕非詩格所允也。此句當與本詩“公不在茲吾拭淚”爲一聯,“地”、“淚”爲韻,前詩之詩義方完耳。因作者在“地”字下有注文,故鈔錄者遂誤將下句隸入本詩中耳。又原書詩題爲《奉表今年越冬至再訪曹家宿東》,譯注者因不明前詩末句義入本詩,故斷句時遂覺不妥,乃將“宿東”二字從詩題

中擇出，納入正文，即斷句如上。實則此詩乃原本詩題誤涵“廂”字入正文也。“宿東廂”者，謂宿東廂房也。“宿東”則不成詞矣。故“廂”字入詩題，首句隸前詩，則本詩斷句如水到渠成，暢然無阻也。又原本“漁陽”下空一字，乃闕字耳，蓋當時即闕，故鈔錄者空而識之也。此詩上段之詩題與詩文正確斷句當如下：

奉表今年越冬至再訪曹家宿東廂

(公不在茲吾拭淚)(按此句當隸上一首詩末句)。琵琶絃絕綉屏空，佳月惱人窺牕櫳。主翁言子在遵化，裁書爲付西飛鴻。昨到漁陽□毛氏，要具菲禮遙相致。……

原譯：표문을 받들고 금년 동지에 다시 조가를 찾아옴

동상에서 자는데 공이 여기 안 계시니, 비파 줄이 끊어져서 나는 눈물 닦았다네. 수 병풍의 밝은 달에 사람이 고쳐하고, 창 농으로 엿보려니 주인 노인 애들 말해 규제가 심하여 편지만 써서 보내었네. 서로 나는 기러기들 어제 어양 이르렀네. 모씨는 예를 얹게 하라더니 꼭 맞았고.

重譯：표문을 받들고 금년 동지에 다시 조가를 찾아 동상에서 잠
우공이 여기 안 계시니 나는 슬퍼 눈물 흘리네. (위의 시의
끝구절이다)

비파 줄이 끊어지고 금수 병풍이 고적하네. 창으로 비치는 밝은 달은 사람을 우롱하네. 주인은 아들이 존화에 있다며 종이 잘라 편지 써서 서쪽으로 날아가는 기러기들에게 맡겼네. 어제 어양에 이르러 모씨 네를 만나 변변치 못한 선물로 경의를 표하네.

7. 因誤合二詩或數詩爲一詩而誤(5條, 只舉1例)

1—42 自沙河抵前屯衛凡得八絕

千鍾虜酒飲初乾，一曲琵琶馬上彈。蒲海黑雲隨陣落，朔風吹雪撲旌竿。

胡婦投邊嫁漢兒，學梳高髻抹臙脂。金蓮未窄紅纏剗，猶勒生駒試驪騎。

(23;25)

按：此爲《自沙河抵前屯衛凡得八絕》之第五、六兩首詩，上一首“乾”、“彈”、“竿”爲韻，下一首“兒”、“脂”、“騎”爲韻。按譯注之例，當隔行分開，若

不分隔，則讀者誤疑爲一詩也。

由此可見，韓語譯注本“燕行錄”是存在很多翻譯方面的問題的，這有待于韓國同仁們的不懈努力。同時，筆者建議也可以采用中韓學者合作翻譯的方式，以減少錯訛，使譯本的質量得到保證，給讀者提供可靠可信的善本。

七 《燕行錄全集》與《續集》的輯補

如前所述，林基中教授所纂《燕行錄全集》與《續集》，共收錄“燕行錄”500餘種，但所收遺佚尚多。目前，在中國方面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兩家，就“燕行錄”的重新整理進行著工作。2009年7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就合作編撰出版《韓國漢文燕行錄選編》一事達成協議，決定在中國出版《韓國漢文燕行錄選編》34種，爭取在2010年底前完成出版。廣西師大出版社方面，已經出版了由弘華文主編的《燕行錄全編》（第一輯），約爲12冊147種（筆者未見其書，僅根據《目錄》統計）。據稱“全編”將收錄500多位作者的700餘部專著。

復旦的選目，筆者不得而知，但大概不會出《燕行錄全集》與《續集》之外，不大可能有輯佚新的“燕行錄”。廣西師大《燕行錄全編》從第一輯的目錄看，筆者所未見以及《燕行錄全集》與《續集》所未收者如釋義天《大宋求法錄》、陳準《燕行詩》、申賢《華海師廷對錄》、釋普愚《太古遊學錄》、釋懶翁《大元訪師錄》、鄭夢周《金陵錄》、金九容《流雲南》、鄭道傳《朝京詩》、成石璘《金陵詩》等，可見其輯佚量還是很大的，但由于全書尚未出版，究竟輯佚出多少新的《燕行錄》，尚未可知（如果依筆者的“燕行錄”概念，以上數種泰半不當屬“燕行錄”）。

筆者客韓期間，曾以《韓國文集叢刊》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爲主，廣泛閱讀朝鮮時代古籍，新輯《全集》所未收或漏收之“燕行錄”多達165種，現大致依時代先後之次序，排列如下^①：

① 關於這些新輯作者書名的稱謂，筆者采用的方法是：如果原作者有書名或卷名，則從其舊；如果原作者本書或本卷無名，則在中國元、清兩代出使者所撰稱“燕行詩”或“燕行錄”，明代出使者所撰稱“朝天詩”或“朝天錄”。因此與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續編》稱名多有不同。

金坵《北征錄》、李齊賢《奉使詩》、李穀《燕行詩》、鄭誦《瀋陽雜詩》、李穡《燕行詩》、金九容《朝天詩》、李崇仁《奉使錄》、趙浚《朝天錄》、成倪《朝天詩》、李詹《觀光錄》、徐居正《北征集》、李石亨《朝天詩》、李承召《朝天詩》、金守溫《朝天詩》、魚世謙《己卯朝天詩》、魚世謙《庚子朝天詩》、姜希孟《朝天詩》、尹根壽《月汀漫錄》、韓應寅《朝天詩》、崔淑精《朝天詩》、金沂《觀光錄》、蔡壽《朝天詩》、金世弼《朝天詩》、金克成《朝天詩》、朴而章《朝天詩》、金安國《燕行錄》、蘇世讓《朝天錄》、李滢(李滢等)《朝天別章》、宋純《燕行詩》、崔演《西征錄遺詩》、柳景深《朝天詩》、許震童《朝天詩》、金誠一《朝天錄》、權擘《朝天詩》、高敬命《朝天詩》、裴三益《朝天錄》、裴三益(權好文等)《朝天別章》、俞泓《朝天詩》、柳夢寅《星槎錄》、金時讓《赴京回還啓辭》《燕行詩》、申叔舟《朝天詩》、洪聖民《遠遊錄》、崔岵《癸巳行錄》、崔岵《四行文錄》、蔡裕後《朝天錄》、洪履祥《朝天詩》、申欽《朝天錄》、趙珩(《翠屏遺稿》、閔仁伯《朝天詩》、李廷龜《戊戌辨誣錄》、鄭士信《朝天紀行詩》、鄭士信(柳根等)《朝天贈行詩》、李好閔《呈文》、鄭崑壽《狀啓呈文》、金功《答兵部問目》、金止男《朝天詩》、張晚《朝天錄》、崔峴《朝京時別單書啓》、鄭文孚《朝天詩》、李尚毅《以書狀官朝天時呈禮部卜誣文》、李尚毅(李德馨等)《奏請朝天時贖行詩》、宋英耆《朝天詩》、睦大欽《朝天詩》、洪命元《朝天錄》、吳允謙《海路朝天詩》、李慶全《朝天詩》、黃中允《西征詩》、洪翼漢《航海朝天詩》、吳翻《航海朝天詩》、全湜《乙丑朝天詩》、全湜《槎行詩》、全湜(李晬光等)《槎行贈言》、申道悅《朝天錄》、申道悅《朝天時聞見事件啓》、李忔《朝天錄》、洪鎬《朝天詩》、洪鎬(李植等)《贈行詩》、鄭太和《壬寅燕行詩》、趙緯韓《朝天錄》、李晚榮《崇禎丙子朝天錄》、洪柱元《燕行錄》、未詳《昭顯世子狀啓》、金宗一(申弘望等)《瀋行贖章》、沈悅《使瀋詩》、申翊全《燕行詩》、趙全素(金自珍等)《赴瀋時親知諸公贈別詩》、李滄《燕行詩》《松溪集》、李滄《到沙河驛狀啓》、李景奭《西出錄》、曹漢英《雪窖錄》、金尚憲《雪窖集》《雪窖後集》《雪窖別集》、金壽恒《燕行詩》、李瑞雨《丙辰燕行錄》、俞場《燕行詩》、孫萬雄《燕行詩》、曹文秀《西征錄》、李夏鎮《北征錄》、金海一(金聲久等)《燕行贈遺》、申琬《燕行詩》、金錫胄《燕行錄》、孫萬雄《燕行詩》、趙遠期《燕行詩》、韓泰東《燕行詩》、柳尚運《燕行詩》、李世華《燕行詩》、申厚載《燕行詩》、柳命天《燕行詩》、申厚命《燕行詩》、李世白《燕行詩》、崔奎瑞《燕行詩》、宋相琦《星槎錄》、徐宗泰《燕行詩》、趙榮福《燕行日錄》、趙榮福《燕行別章》、李健命《燕行詩》、權以鎮《燕行詩》、李德壽《燕行詩》、尹淳《燕行詩》、

沈鎔《燕行錄》、趙錫命《燕行詩》、金在魯《燕行錄》、李匡德《燕行詩》、趙顯命《使瀋詩》、李基敬《飲冰行程歷》、李基敬《燕行詩》、洪大容《杭傳尺牘》、徐命膺《燕行錄》、李在學《書狀官時別單》、李在學《副使時別單》、金燾《燕行詩》、李德懋《燕行詩》、李德懋《天涯知己書》、朴齊家《燕行詩》、柳得恭《瀋行詩》、柳得恭《燕行詩》、朴趾源《燕行詩》、李崇祐《燕行詩》、洪良浩《燕行紀游》、洪良浩《北塞紀略》、吳載純《燕行詩》、金載瓚《燕行詩》、趙秀三《燕行詩》、洪奭周《辛卯燕行詩》、洪奭周《北行錄》、李時秀《燕行詩》、柳厚祚(趙斗淳等)《燕行贈帖》、柳厚祚《燕行路程記》、柳厚祚《柳萬筆談》、南公轍《燕行詩》、金正喜《燕行詩》、沈象奎《燕行詩》、趙寅永《燕行詩》、李奎鉉《科宦隨錄上》、洪奭周《癸亥燕行詩》、洪奭周《辛卯燕行詩》、鄭元容《燕行錄》、趙斗淳《燕行詩》、金進洙《燕槎錄》、卞鍾運《燕行詩》、朴永元《燕槎錄》、沈枋《燕行別曲》、沈敦永《燕行錄》、姜瑋《北遊草》(《北遊續草》、《遠遊草》)、姜瑋《北遊日記》、金允植《燕行詩》、金允植《析津于役集》等。

後來得到林基中教授所贈《燕行錄全集續集》目錄，與筆者 165 種目錄核檢，凡與《續集》重複者有 28 家，分別是：

李詹《觀光錄》、韓應寅《朝天詩》、朴而章《朝天詩》、申欽《朝天錄》、鄭士信《朝天紀行詩》、崔嘒《朝天詩》、陸大欽《朝天詩》、吳允謙《海路朝天詩》、申道悅《朝天錄》、申道悅《朝天時聞見事件啓》、李晚榮《崇禎丙子朝天錄》、洪柱元《燕行錄》、李夏鎮《北征錄》、申厚載《燕行詩》、柳命天《燕行詩》、宋相琦《星槎錄》、沈鎔《燕行錄》、趙顯命《使瀋詩》、李基敬《飲冰行程歷》、洪奭周《癸亥燕行詩》、洪奭周《辛卯燕行詩》、鄭元容《燕行錄》、趙斗淳《燕行詩》、金進洙《燕槎錄》、朴永元《燕槎錄》、沈敦永《燕行錄》、姜瑋《北遊續草》、金允植《燕行詩》等。

因為《燕行錄全集續編》與廣西版《燕行錄全編》筆者皆未之見，現僅就筆者所輯佚部分，簡單論述所輯諸家“燕行錄”之大致情況，限于篇幅，我們不舉大量例子，對此問題，我們將另文詳盡論述。

1. 有《全集》與《續集》已收，然所輯更為全備者

我們以《昭顯瀋陽日記》為例，“丙子胡亂”之後，朝鮮戰敗投降，昭顯世子李愷(1612—1645)于翌年二月入瀋陽為質，至順治二年(1645)二月歸國。其在瀋陽為質期間，清廷為置朝鮮館，世子所帶隨行官員侍從甚衆，下亦設禮、戶、兵、刑等部，管理館中事務，同時應對相關朝鮮與清室交往諸事，清廷有關

朝鮮事務，亦先通報或徵商于世子，而朝鮮往來使臣，亦皆面謁問安，狀啓往還不絕，儼然朝鮮之一小朝廷。其侍從臣子所記世子言行，類似國王之實錄或起居注，亦逐日皆有所記，即後來各種版本之《瀋陽日記》。今《燕行錄全集》所收，有《昭顯瀋陽日記》（見《全集》第24—25冊）、《瀋陽日記》、《西行錄》（以上第27冊）、《瀋陽日記》、《西行日記》、《瀋陽日記》（以上第28冊）等數種。其中以《昭顯瀋陽日記》較為全備，後數種則皆為其中之部分或片斷，且非同一版本，蓋當時鈔本不同所致。

但上述《昭顯瀋陽日記》等，仍非最為全備與權威的版本。在朝鮮被日本占領期間的昭和十年（1935），當時的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整理的《奎章閣叢書》第一種即為《昭顯世子·瀋陽狀啓》^①，該書亦為逐日記事，起自朝鮮仁祖十五年（清太宗崇德二年，明崇禎十年，1637）二月初九日，時世子等在坡州，準備隨清兵入瀋，然後記途間艱楚，于四月初二日越鴨綠江，初十日到瀋陽入館，直至仁祖二十一年（1643）十二月十五日，世子發自瀋陽返國為止。其間所記諸事，遠較《昭顯瀋陽日記》為全為詳，且最為權威可靠，惜《全集》與《續集》皆失收焉。

2. 有《全集》與《續集》已收，然所輯可補闕拾遺者

在筆者所輯諸家“燕行錄”中，有一部分是《燕行錄全集》或《續編》已經收錄，但仍有遺漏，或者是收入日記而遺漏詩文，或者是作者不止一次出使中國，《全集》等收錄中遺漏一次或數次“燕行錄”，或者是收錄日記與詩文，但遺漏了燕行驢章等，如新輯蘇世讓《朝天錄》、裴三益《朝天錄》、裴三益（權好文等）《朝天別章》、尹根壽《月汀漫錄》、許震童《朝天詩》、金誠一《朝天錄》與《朝天紀行》、鄭崑壽《狀啓呈文》、崔岵《癸巳行錄》、崔岵《四行文錄》、金功《答兵部問目》、李好閔《呈文》、全湜（李晬光等）《槎行贈言》、李廷龜《戊戌辨誣錄》、洪翼漢《航海朝天詩》、韓泰東《燕行詩》、洪良浩《燕行紀游》、洪良浩《北塞紀略》、洪大容《杭傳尺牘》、朴趾源《燕行詩》、李德懋《燕行詩》、李德懋《天涯知己書》、柳得恭《瀋行詩》、柳得恭《燕行詩》、柳厚祚《柳萬筆談》等，都屬此類情況。

3. 有《全集》與《續集》均未收錄而新輯者

筆者所輯絕大部分，是《全集》與《續集》從未收錄者，有日記、詩文、雜記

^① 《昭顯世子·瀋陽狀啓》，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整理（奎章閣叢書第一），韓國國學資料院重印本（昭和十年[1935]發行），1987年。

等,如徐居正《北征集》、金守溫《朝天詩》、魚世謙《己卯朝天詩》、魚世謙《庚子朝天詩》、姜希孟《朝天詩》、金世弼《朝天詩》、金克成《朝天詩》、金安國《燕行錄》、柳夢寅《星槎錄》、申叔舟《朝天詩》、洪聖民《遠遊錄》、蔡裕後《朝天錄》、洪履祥《朝天詩》、宋英耆《朝天詩》、李慶全《朝天詩》、佚名《昭顯世子狀啓》、金宗一(申弘望等)《濟行驢章》、申琬《燕行詩》、金錫胄《燕行錄》、孫萬雄《燕行詩》、趙遠期《燕行詩》、韓泰東《燕行詩》、柳尚運《燕行詩》、李德壽《燕行詩》、尹淳《燕行詩》、金載瓚《燕行詩》、南公轍《燕行詩》、金正喜《燕行詩》、卞鍾運《燕行詩》、沈枋《燕行別曲》、姜瑋《北遊日記》、金允植《析津于役集》等皆是。

筆者所輯,雖然不能算全備,但就《韓國文集叢刊》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兩部大書而言,基本上已經搜羅靡遺了,而其他朝鮮時代的古籍,筆者所見有限,再新輯多種可能性當然就很大了。

八 結語

總前所論,本文對“燕行錄”概念之界定、收錄原則與標準、存世“燕行錄”作者與數量、“燕行錄”的種類與體裁、整理現狀與問題、韓語譯注本“燕行錄”翻譯中出現的質量問題以及《燕行錄全集》與《續集》的補遺等,都做了較為詳盡的論述,並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因為全文較長,現將各節所論小結如下:

筆者認為,就“燕行錄”概念的界定而言,應該是“出使中國的紀行錄”,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往來中國的紀行錄”。一部書是否算是“燕行錄”,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作者必須是由國王派遣的正式使臣,或是使團中的某個成員,或者是負有某種特殊使命的官員;二是作者必須到過中國(或者到過兩國邊境的中國境內)。反過來說,不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只具備其中的某一個,都不能算做是“燕行錄”。

關於“燕行錄”收錄之標準,筆者以為凡朝鮮使臣到南京、北京、瀋陽等地出使者所撰的紀行錄,他們在沿途或歸國後所撰的“狀啓”、“別單”與“聞見事件”,因國境或會談等問題至中國的紀行錄等,都屬於“燕行錄”。但《漂海錄》一類著述,朝鮮官員與中國使臣唱和之作《皇華集》、《東槎錄》,與燕行有關但未出國境之人所撰者,一般為宦、旅行或因他事到中國之人所撰者,以及因各

種原因導致誤收者，皆不是“燕行錄”，不當濫入。另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在元代既在元朝做官，又在高麗朝爲宦的高麗官員所撰寫的詩文，應該區別對待。他們在出使元朝期間所撰的文字，應該是“燕行錄”；而在中原任職期間所撰紀行錄，則不當視爲“燕行錄”。

關於現存“燕行錄”的作者與數量，據筆者推測，存世“燕行錄”在 700—750 種之間（約 500 位作者），如果再加上《同文彙考補編》等所收《使臣別單》374 種，則總數在 1074—1124 種之間，這應該是存世“燕行錄”所能達到的數量極限。

關於“燕行錄”的種類與體裁，就書名而論，有朝天錄之名、燕行錄之名、以出使之目的地或經往之地爲書名、以使行方向爲書名、以“乘槎錄”與“燕槎錄”等爲名、以“飲冰錄”與“含忍錄”爲名及其他各種書名。就“燕行錄”諸書體裁與內容而論，有日記、詩歌、雜記、手談草本、“聞見事件”（含狀啓、別單與手本等）、呈文、尺牘、別曲、題跋、路程記與地圖等，可謂形式多樣，體裁豐富。另外，在衆多“燕行錄”中，尚有諺文本 20 種以上，因爲諺文的一音多字，在今天如何識讀，已經成爲一個難題。

就“燕行錄”目前的整理現狀而言，由林基中教授費盡心力蒐集整理的《燕行錄全集》100 卷，以及近來林先生續輯之《燕行錄全集續集》50 卷（出版社未詳），是集大成式的大規模整理，也是迄今爲止收集此類著作最爲全面豐富的大型叢書。但《全集》也存在許多問題，從古籍整理之角度講，最大的弊病是不注版本來源。對於輯自作者文集者，《全集》雖不注明版本來源，但讀者可根據影印書頁的行款版式與書題等，推測考知其來源；但在多達 500 種書籍中，有不少爲作者手稿本、稿本、鈔本等，爲世藏孤本，人所罕見，這些“燕行錄”多爲獨立成書，《全集》皆不注明出自何種版本，藏于何地，令讀者欲追蹤研究，却無從下手，極爲遺憾。

由于《全集》所收書籍衆多，又編纂時日有限，不能一一細考，故《全集》中關於作者姓名、出使年代、原書書名等的考訂以及“燕行錄”的重收與誤收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問題。有作者姓名誤甲爲乙者，有作者姓名原題“未詳”而實可考知者，有原具作者姓名而實爲“未詳”者，有原署書名有誤當從其本來書名者，有原書非“燕行錄”而誤收者，有非燕行詩文而羨入者，有原書前已收錄而後又重收者，有燕行使出使年代失考者，有全書頁碼重複、錯排、倒置與脫漏者，有其他失誤者，等等。

就韓語譯注本諸多《燕行錄》而言，由於“燕行錄”多為鈔稿本形式存世，識讀為難，而翻譯者的古代漢語知識尚有欠缺，因此在翻譯中往往錯誤百出，致使翻譯成韓文的“燕行錄”可信度與可靠度，皆大大降低。筆者以韓國崔康賢教授韓文譯注本《乙丙朝天錄》為例，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校勘與研究，共核校出譯注本各類文字錯訛 118 條 130 字。有因字形相似而誤者，有因不識草書而誤者，有因字音相同或相近而誤者，有因古今字、異體字及不明原因等而誤者，有因脫文、衍文而誤者，有因斷句錯訛而誤者，因誤合二詩或數詩為一詩而誤者，等等。因此，筆者建議可以採用中韓學者合作翻譯的方式，以減少錯訛，使譯本的質量得到保證，給讀者提供可靠的善本。

關於“燕行錄”的輯補工作，筆者客韓期間，曾以《韓國文集叢刊》與《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為主，廣泛閱讀朝鮮時代古籍，新輯《全集》所未收或漏收之“燕行錄”多達 165 種，後來得到林基中教授所贈《燕行錄全集續集》目錄，與筆者 165 種目錄核檢，可以刪除與《續集》重複者近 30 家。這些新輯本，有《全集》與《續集》已收，然所輯更為全備者；有《全集》與《續集》已收，然所輯可補闕拾遺者；有《全集》與《續集》均未收錄而新輯者。對《燕行錄全集》與《續集》來說，應該是很好的補充，而更為全備與完善的新編《燕行錄全集》之面世，尚需學術界共同的努力。

主要參考書目與論文

《燕行錄選集》(全 2 冊)，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1960—1962

《燕行錄選集補遺》(全 3 冊)，(全 2 冊)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

《燕行錄全集》(全 100 冊)，林基中編，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全 3 冊)，林基中、夫馬進編，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

《燕行錄研究》，林基中撰，首爾：一志社，2006

《燕行錄全編》(第一輯)，弘華文主編，見孔夫子舊書網：<http://www.kongfz.com/>

《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

《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朝鮮王朝實錄》網頁：<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同文彙考》，朝鮮朝承文院編纂，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韓進印刷公社，1978

《同文彙考補編》，朝鮮朝承文院編，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韓進印刷公社，1978

《明實錄》，明實錄館編纂，臺北：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62

《清實錄》，清實錄館編纂，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1987

《乙丙朝天錄》，朝鮮朝許筠撰、崔康賢譯注，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2005

《使朝鮮錄》（上下），殷夢霞、于浩選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韓國文集叢刊》（影印標點本），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纂，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4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纂，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

《皇華集》（全6冊），首爾：國學資料院，1993

《昭顯世子·瀋陽狀啓》，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整理（《奎章閣叢書》第一），漢城：韓國國學資料院重印本（昭和十年[1935]發行），1987

《韓語譯注本〈乙丙朝天錄〉糾誤》，漆永祥、呂春燕撰，首爾：韓國高麗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會編《中國語文論叢》（第40輯），韓國高麗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會，2009

《〈燕行錄全集〉考誤》，漆永祥撰，首爾：韓國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編《中國學論叢》第24輯，韓國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2008

《“燕行錄”研究綜述》，林麗撰，北京：《炎黃文化研究》第7期，大象出版社，2008

《韓國漢學資源機關之數位化成就研究》，曹炯鎮撰，臺北：《圖書館學會會報》第75期，2005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裴英姬撰，臺北：《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